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四

愼齋羅典徽五氏亡定稿

男紹郁 孫善起 賢綸 校字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管見去年夏五月壬申定公薨其嗣立之哀公當卽貴日逆之以爲喪主諸侯五日而殯殯後二日必行卽位之禮以見服朝羣臣正其爲君卒事反喪服可熟周書顧命篇推之今哀公居憂已八月乃及此改元之年于正月卽位

則自定公薨以後魯國未始有君也然以哀公纔四歲又出自定公之妾姒氏姒氏復以七月繼定公卒則三家之視哀公蔑如矣其勢豈欲更立公乎故至葬定公及定姒訖其冬仍未得聞奉公即位也逮踰年爲春王正月彼三家之强無敢篡代姑謀夾輔乃不殺已而立公以是而公始即位耳春秋書此幸之也豈得謂魯竟無君乎亦傷之也又豈得謂魯誠有君乎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嘗見左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前定公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其間特十日蔡之爲禍于楚者烈矣楚子含憤既十二年而今始會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之不與頓胡俱滅亦不至如頓子胡子之執以歸豈非幸哉然春秋但書圍蔡而止非楚子之未能得志于蔡也左傳稱蔡

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注曰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楚使蔡復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權聽命故楚師還也楚既還蔡人更叛楚而就吳吳則由此哀公元年正月之圍蔡以合擬于明年十一月之蔡遷于州來即可知蔡為楚所陵偪誠有如傳之云云者經文不悉指而于圍蔡之終事已大約包舉矣至于楚之圍蔡並徵師于陳侯隨侯許男則先嘗受德于楚子皆不能不為其所左右也定之十四年二月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此楚子徇陳侯之請而滅頓耳可即陳公孫佗人之同帥師者以推見之既滅頓公子結以頓子歸其頓之地則授之公孫佗人而歸諸陳矣若隨為古隨國其初當不過子爵也而此稱隨侯者杜氏預曰隨世服于楚定之四年冬吳入郢昭王奔隨而因以得免卒復楚國乃封隨謂之隨侯蓋有然者楚久僭王號亦何不能專封而易隨之子爵為侯耶又定之四年夏許男遷于容城由晉與劉子會諸侯

于名陵侵楚沈子不會。晉與劉子使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將謀置守。適許男請舍楚之白羽而遷其地。亦既從所請以得遷。且更為之更其名曰容城矣。及六年正月。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不知所終。而今之稱許男。乃復國不滅。亦有君者。許世紀言許男斯之後有其弟成立。是為元公。見後哀公十三年夏。許男成卒。秋葬許元公。杜氏預曰。葢楚封之。當是也。許事楚亦久。先之遷葉。遷夷。遷白羽。皆屬楚地。後自白羽遷于沈為容城。雖非楚地。亦何嘗敢背楚乎。迨鄭滅許而執許男斯。是時晉日微。無以戰鄭。則斯弟元公成之復得為許男者。微楚之力不及此也。夫陳侯因楚以增地。隨侯因楚以進爵。許男因楚以復國。皆大有所利賴。惡得不會身從戎以助楚子之圍蔡也哉。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併見去年為定公之薨年其正月書鼷鼠食郊牛牛死至此年正月復書鼷鼠食郊牛乃哀公改元即位之年也牛雖不死而與為災異益足驚心矣初定公改卜牛得于夏五月辛亥郊越二十二日而葬至哀公改卜牛者猶得于下夏四月辛巳郊較前定公先一月計哀公四歲即位其後歷二十七年至春秋之後乃覺合之盈三十年不可即執一月三十日之數以為符驗哉

秋齊侯衛侯伐晉

管見按此齊侯衛侯伐晉特為衛侯之志耳定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朝歌本衛舊都自文公徙楚邱以後未審以何年為晉所有及是而晉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既歷三年衛侯乃請于齊侯以伐晉朝歌謂其討晉之叛臣為大名復衛之舊都為盛績皆伯主所必務也齊侯自定之七年與衛侯為沙之盟衛侯之于

齊無役不從齊侯惡得拒其伐朝歌之請而憚此一行哉伐朝歌曰伐晉者既見朝歌之久黨于晉亦識其無功而還晉之叛臣不能討衛之儁都不下復從以伐晉而搆晉之怨焉已矣至此年冬十一月傳稱晉趙鞅伐朝歌此殆有以逐荀寅士吉射而復晉之朝歌也然不見于經者為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皆為叛臣耳以叛臣伐叛臣而仍叢其邪幾何不疑于以功貸罪也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嘗見三家之强仲孫氏居末前定之三年二月邾子穿卒立邾子益以其冬乞盟于魯魯獨使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所以畀邾子也至五年秋季孫意如卒叔孫不敢亦卒季孫斯叔孫州仇嗣之定公粗能收攬國柄亦矜怙小寡邾子得因拔之盟以無恐自是當十四年其冬公在比蒲邾子來會公公會之十五年正月邾子復來朝五月公

薨于高寢。邾子並來奔喪。益感于公之相接如邦交之誼。因以用情益篤耳。然三家則深嫉之。而仲孫何忌爲尤甚。亦爲其態色情志之旣溢。非復前此與盟于拔之邾子也。以是思其先所恃者。定公而已。今新君方在稚齒。將何賴焉。故值哀公元年冬。獨仲孫何忌不能忍。而有待。乃遂爲之帥師以伐邾也與。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管見］去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今年春二月。則季孫斯爲主。輔以叔孫州仇。而仲孫何忌亦從焉。此其伐邾。特爲

傾國之兵以出其志必將滅邾而後已也邾子何以槩之左傳謂其賂以漷東田及沂西田而乞盟蓋有必出于此者前襄公十九年魯嘗取邾田自漷水其田必在漷西觀此以漷東別之可見攷地志不載漷水必源小而流短故從界爲沂水出尼山之麓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水鄒縣界沂水流入于泗邾即今之鄒縣泗水經之此當魯之南鄙則沂西之田可不待遠求矣取易辭也與收借物歸寄物同邾賂之而魯取之何勞力焉既取邾田能不許與邾子盟乎至其盟于句繹季孫斯不與獨加以叔孫州仇小有異于前之盟拔但使仲孫何忌者鄭氏玉曰季孫斯之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殆盡揭其隱矣句繹杜注邾地應在山東兗州府鄒縣境是可于此漷東田及沂西田之間得其槩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管見衛世子蒯聵之出奔宋既四年矣而衛侯元以此哀之二年夏四月丙子卒傳稱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管見此哀之二年公方五歲而滕子來朝其攝君以行朝禮者必季孫斯也彼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亦復周旋其間矣然則滕子之來朝者豈誠爲公以致勤哉亦欲借以取悦于三家而弗獲已焉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管見前定之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後或以其不足賴而更奔晉即自託于晉之權門而附趙鞅耳故當此哀公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既立蒯聵之子輒而晉之趙鞅即帥師以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也戚杜注衛邑在

頓丘縣西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前為衛世卿孫氏之私邑而皆以入于晉者但計晉趙鞅此舉豈誠以衛世子蒯聵被逐出亡不得為先君後乃亟納之于戚俾獲逞強宗舊業以更國有國與非也其意蓋以近之十數年來齊侯志期復伯衛侯實左右之至昨年秋而齊侯遂與衛侯伐晉其可以不報乎即不遽求報齊其可不乘間以報衛乎值茲衛侯元卒初未聞以世子蒯聵出奔而別立世子由夫人假衛侯遺命遂立世子蒯聵之子輒為衛侯將謀于衛造禍則此時不可失也乃因輒之既立居于衛都即從都外之有戚其勢足以稱國者為之帥師以納世子蒯聵焉自是令其父子爭奪比于敵讐衛之亂欲猝然有所底止詎不難哉然則思報去年伐晉之怨于衛侯其帥師以納世子蒯聵于戚者較之帥師以伐衛侯輒于衛國尤為得計矣其斯為晉趙鞅之志也夫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

晉見初齊景志圖復伯以定之七年秋與鄭伯盟于鹹旋得與衛侯盟于沙因之十年春晉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十二年冬復盟于黃其十二年夏以及十三年夏齊使衛公孟彄兩伐曹曹服即因衛以附齊十四年五月齊會公及衛侯于牽使結宋其秋亦致齊侯宋公會于洮合之六國迴好齊不幾有伯勢乎是則頓使晉失諸侯而伯業益衰者皆自鄭之背晉與齊始也故趙鞅既于此年夏四月北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使衛亂不已借以報其從齊伐晉之怨亦即于其秋八月釁鄭之背晉與齊而特帥師以伐鄭也計自入春秋以來至于今其間宣公元年十年十四年成公三年九年十年及襄公元年晉嘗七伐鄭矣至于圍鄭者一當僖之三十年侵鄭者三當宣三年襄二年定八年亦嘗與其伐鄭間衆也曾何得聞鄭之敢與晉戰乎今春秋首書晉趙鞅帥師亦並書鄭罕達帥師則知鄭之

于晉以為旗鼓相當將權獨秉士卒用命縱不大捷亦必無敗績者此所由晉趙鞅之師師得及鄭罕達之師師而戰于鐵與杜注鐵邱名在戚城南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邱也按此注不得泥看鄭與朝歌南北相直惟隔河耳傳于哀元年冬稱趙鞅伐朝歌是必已逐叛人之荀寅士吉射而取朝歌以歸晉矣茲趙鞅之師師伐鄭即可自朝歌渡河以直趨鄭也乃反指朝歌東北之戚城南以抵鐵邱則實與鄭師大相左如之何其可及哉大抵鐵之名不繫于邑則非能如戚之舊有傳說者今以晉鄭之戰推之其地當在今滎澤鄭州衛道間未出鄭境故晉趙鞅之師師渡河而與鄭罕達之亦師師者相遇特稱及焉然及之而戰鄭雖強遂足以敵晉趙鞅手此其敗績宜矣凡師之大奔曰敗績著其狂走失律與陳風不績其麻之意同以為亂而不可復治云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管見前昭之十三年冬吳滅州來而有之矣至今哀公元年正月楚子以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降楚楚使蔡侯疆于江汝之間求田以自安是直欲滅蔡也故于此二年十一月蔡侯背楚而請遷于吳之州來州來有下蔡之名是地志者正以此其事蓋自蔡侯與其正卿公孫辰定之耳他若蔡世族之公子公孫爲大夫者多不欲而公子駟尤堅執以爲不可以是蔡遷于州來而蔡先殺其大夫公子駟亦蔡侯及公孫辰深罪之謂其戀惜私室土田絶不慮危公家社稷云爾至左傳稱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注謂蔡既請遷于吳而中悔故吳因納聘而以師襲之又傳稱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注謂殺駟以説吳言蔡之不時遷者駟爲之也試思蔡遷于吳之

州來以視楚之偪蔡使遷于江汝間者不猶愈乎而又何至于中悔焉且吳之因聘納師以謀襲蔡絕不同于前此楚于國蔡之急也而遽以衆知其謀輒殺其大夫公子駟以說吳而自解是蔡之畏吳以為倍于楚而猶不啻也後安事必遷于州來以卒入吳哉傳辭之非實亦概見已

三年

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晉見]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衞者子不有父也高氏閌曰石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首惡齊與晉為讐若蒯聵入則衞從晉矣此齊之所以助輒也按去年夏四月衞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足備將叛蒯聵以偪其子輒也今年春而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

到戚是則相與為黨以拒其父蒯聵矣據高氏之說知當之以子拒父而齊助之國夏無足云春秋書此則深罪景公耳昔齊桓以伯稱齊景亦以顯稱孟子之門人公孫丑猶習聞之而當時乃欲以結衛侯輒遂使其臣國夏與石曼姑助之拒父此何名哉以是顯于諸侯其悖義傷教為已極彼齊景之後伯不能而所謂顯者固如是耶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晉見左傳稍此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注云司鐸宮名初被人火越宮而至廟故以天災言之至傳末稱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氏以為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災知其為桓僖也挾天災非可意測孔子必不出此言以自知而惑人也且親盡之廟當毀不毀則宜災魯自伯禽以下三世為煬公近當

定公元年九月立煬宮。何煬公又七世爲武公。先當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皆爲毀廟。其世次在桓宮僖宮之前。而災不之及。又將何以僻之。竊意春秋書此。特譏魯之遇災不懼。而安于棄禮耳。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廟災三日哭。禮也。檀弓亦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先人之室。指宗廟言。此桓宮僖宮災。非先人之室而何。書災而不書三日哭。其爲棄禮可知。左傳猶于災時號叙救火之至者。或稱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又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卒之災已而未聞其有三日哭者。所謂禮書舊章存之將安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管見〕季氏本曰。啟陽故鄅國。昭公十八年六月。邾人入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鄅則近于費。魯三家既以今哀公二年春二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故陽讓魯。矣故城之。季孫斯以叔孫州仇附己。故與同城啓

地。則季孫斯得之。按邿國歸邾初為啟陽之名入屬于魯而、師、師城、之。乃更其名曰啟陽耳。鄰界魯南為陽其初廣此地為啟。前僖公二十五年傳晉文公納襄王于周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其稱啟稱陽之意與此年季孫斯叔孫州仇所城之啟陽略同。

宋樂髡帥師伐曹

嘗見薛氏季宣曰。討樂大心之亂也。按前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皆叛也。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知其他叛者並得于蕭討之矣季氏本曰。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侯以會于洮。未暇伐曹及叛臣既討亦朋齊景及老而無畏于齊乃修曹之怨也。其斯為伐曹之由來與至于推其

究竟則曹之初被伐猶非其極危者許氏翰曰曹不量力而奸彊國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哀之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六年冬宋向巢復帥師伐曹七年宋人遂圍曹八年正月宋公自將更入曹以曹伯陽歸夫以師伐人國圍甚於伐入又甚於圍至于入而並以其君歸宋之爲禍于曹者更何以加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管見杜氏預以公孫獵爲公子駟之黨則亦不欲遷于吳之州來者去年冬十一月蔡欲遷而未得遷則先殺其大夫公子駟是於蔡殺之故稱蔡焉及此年秋七月則蔡已遷于州來矣而復以大夫公孫獵爲公子駟之黨雖不加殺仍當放之是于吳之州來放之也豈如殺公子駟之時繫于蔡乎惟是主于放之者猶是遷于州來之蔡人焉爾

蔡人謂誰謂蔡卿用事之公孫辰也其不並指蔡侯者蔡侯既用公孫辰之計以殺公子駟則州來已遷于駟之黨固付之不論矣而公孫辰以為駟黨非一惟獵為最是必不可與之同處州來乃欲自州來出之于境更遠置于吳之東鄙使置之海濱以終無復歸此吳之州來而後可也時蔡侯猶有所不能決而公孫辰遂專行之故特加之賊絕而書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督見哀之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鄭氏玉曰季氏志在滅邾既取邾漷東沂西田而季氏不盟者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

心。秋。入。邾。而。未。肯。盟。也。至今年夏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季氏本曰。啟陽。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鄅。則近于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諉魯矣。故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其地則季孫得之。未幾而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康子肥嗣之。肥。豈斯之比哉。自此而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將紫季孫斯之欲滅邾。而未竟者。謀相與一心。并力以有事于邾。即得盡其地而分之。乃及此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遂帥師圍邾也。是獨圍之而已。而春秋則但書圍邾。不言其終事。則固未嘗得志也與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管見 入春秋以來蔡歷五君。而文公申立。文公申卒。其子景公固。景公太子般弒景公而自立。是為靈公。楚滅之。

三年而復蔡立蔡侯盧是為平公平公卒靈公般之孫東國攻平公子朱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卒弟昭公申立則今書卒之蔡侯申也凡諸侯之四親廟皆祔考不祔祖以為君道同于父道其四廟中有以祖傳孫及叔姪兄弟轉相代者至于成君而卒有祔有遷皆得以國統之絕續為世數也蔡自文公以及昭公其間有景公靈公平公悼公是為六世則指文公為昭公五世祖者亦未親從五世親盡禮有不諱其高祖之父者矣豈當謂六世之孫得與上六世之祖同名哉檀弓言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注云舍故指高祖之父當遷者以諱多則難避因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然亦特為國之臣民定此制耳若所為君者亦可以五世親盡而不諱其六世之祖乎不諱其名猶不可而蔡侯復不悼同其名則何以致然也嘗見鄭氏康成之解舍故諱新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祖乙則湯以下之六世王王之錫命疏可同

名也。然則殷有往賢足徵。其亦蔡侯申之所稱藉口者與。義疏案正之。謂鄭注據諱以為至六世。則孫可與祖同名。故不必諱。不知湯名履。祖乙名勝。小乙名斂。武乙名瞿。紂父帝乙名羨。其甲。乙皆以生日為字。非名也。此足以祛蕩世之惑矣。今蔡侯申。繼統為君。其高祖文公之廟始毀。克安然同其名以至死不改者既二十八年。是春秋所必誅也。曲禮載諸侯臨祭祀內事。稱孝子某侯某。內事。謂宗廟之事。蔡將有事于宗廟。不猶稱孝子蔡侯申耶。王制言諸侯宗廟有不順者。謂之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以此例推周人以諱事神。非如殷道之質而今乃有死于盜之蔡侯申其名遂與蔡侯六世之祖相觸冒。所謂宗廟有不順者。何以加此。是誠不孝也。是生前早宜以不孝絀其爵也。尚可以為君乎。故值此年二月庚戌。適死于盜。春秋特書盜殺蔡侯申。而不書弒。與前襄之二十九年五月。書閽弒吳子餘祭者有異。或以殺當作弒。指為經文字誤非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管見】公孫辰爲蔡侯用事之卿。哀之二年冬。遷于州來。先殺其大夫公子駟。及三年秋。蔡人復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則皆公孫辰之倚恃蔡侯。而爲之若然。蔡之諸大夫如公子駟公孫獵與爲忤。則既殺之放之矣。而又有兩大夫曰公孫姓公孫霍。陰嫉遷于州來之非。計復深恨其殺公子駟。放公孫獵之無辜。乃求力士敢死者以爲盜。使之伺間于朝。以弒蔡侯。而及公孫辰也。惟公孫辰知其有怨于諸大夫。每朝必爲之備。故盜發而蔡侯中獨被殺。公孫辰則有能敵盜者。以捍衛之。因是而脫身以出奔于吳耳。至陳氏傅良曰。前閔公二年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此哀公四年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知辰亦與聞乎弒者也。此說亦有見。獨計蔡之遷于州來。初舍楚而與吳。吳子必私之矣。吳私于蔡侯。而蔡臣公孫辰乃自爲盜以殺蔡侯

猶不思亡命他國而出奔吳使吳伐以
蔡執之而歸獄于蔡于情勢豈有合哉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管見趙氏鵬飛曰小邾子為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貶可知李氏廉曰去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今年春宋人復執小邾子蓋以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于爭權也當與前宋襄之執滕子用鄫子圖霸合看此說得宋之情矣昔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卒立齊孝公十九年宋襄欲圖伯其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二十一年春及楚人盟于鹿上秋會于盂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冬公會諸侯于薄乃釋宋公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此宋襄圖伯之本末也特纂錄以為今宋公不達之鑒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管見蔡二月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逃出奔吳豈惟逃死已乎亦〻知盜殺蔡侯由蔡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爲之謀主即欲借吳以討其罪耳至于公孫辰以二月出奔吳未幾而夏即得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者殆因公孫辰之反自吳吳子輙自將以趨蔡所遷之州來州來皆迎吳子入則命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與宋寧惟是蔡侯申死于盜其子朔立是爲成公及獲麟之時已在位十年矣亦非吳子之力不至此也惟吳與楚通號荆蠻雖大稱子惡可聽其陵駕中國哉故知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本由吳子而經文獨書蔡不與荆蠻之爲中國討賊也至于立

蔡侯申之子戌公別則並不見于經文是尤不與荊蠻之爲中國立君矣此意並當于本條之外會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見戎蠻子爲戎之別種居楚西北鄭之畫界在今河南南陽府西之內鄉縣地僻而陋楚負固不服觀前昭之十六年楚平誘戎蠻子殺之可概見矣及茲哀公四年凡三十六年楚昭欲滅戎蠻子其君名赤奮與陸渾之戎相通遂竄入焉陸渾山在今河南府之嵩縣伊水出于此而伊水復入洛水故經稱陸渾之戎亦稱洛戎傳又聯稱伊洛之戎益戎之聚處也昔戎之居陸渾由晉與秦遷之則當服于晉矣故楚子使言于晉以諭陸渾之戎必得執戎蠻子赤以歸于楚而後已焉于時晉亦畏楚許之發即飭陸渾之戎使執赤以濟楚所欲而無生疑事也故不諾與且前宣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以觀兵問鼎當爲彼所熟聞也夫亦孰肯抗楚以速禍哉因是而陸渾之

戎執戎蠻子赤以與晉。晉人即以歸于楚耳。春秋據事直書而特非而稱人。則以恥晉之君卿貴爲恃强陵弱之判儆以前失國亡命之。戎蠻其何以自立丁中見而得收。諸侯以作盟主也。耶

城西郛

管見城之郛曰郛。但稱西郛而不指其地。則魯都之西郛也其城之者杜氏預以爲備晉殆未必然計春秋起隱訖哀絕不聞有晉師。或至于魯者魯猶何爲急城西郛以備之哉惟近將之宋公以齊景闔伯無成懷有爭權之志凡伯者務事遠交而近攻。故以昨哀之三年夏伐樂髡帥師伐曹今四年春復執小邾子其道必出于魯之西鄙遠而南也。宋方爭權于齊豈必不逞强于魯乎然則魯之城西郛者。以爲備。宋可。耳。

六月辛丑亳社災

管見周存殷之故社以為亡國之戒旁兩社也不可以周與殷對稱故殷社謂之亳社凡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惟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屋之則失所得及矣今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其故雖非可以意測然不災猶將揜以為戒豈值今之適災乃復以為適然而不知戒哉春秋書之亦所以示戒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啓見毗地闕無可據按今俗以田之近此相勝者曰毗勝嘗即就是鮮之前襄公十九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漷水今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次小邾並在魯南鄰屬今邾孫邾田必有與小邾田相勝以錯此勝者今宋公國翦而執小邾子豈不利其田乎或他日宋之侵小邾田而越侯邾田何以辨講因是度邾田之際地而城之以為不可滅沒之界即者其所由必城之故於城而名之曰毗耳若然則此年春之城毗與去年夏之城西郛其志在備宋者略同

夏齊侯伐宋

啓見齊侯自定公七年圖霸至十四年秋始得因公以衛侯會宋公於洮於是齊及鄭衛魯曹宋六國以次通好亦自料其庶幾於霸矣至十五年而定公薨哀公立其二年衛侯元亦卒他若鄭之講詐曹之弱小皆無足賴齊之霸

業振能有成哉乃又值三年之夏五月宋樂兌帥師伐曹四年春二月宋人遂執小邾子是宋公欲與齊侯爭霸也以故此五年夏齊侯特自將伐宋蓋不勝其憤焉然宋公爭霸之志方銳其能為及羞之齊侯所抑乎未幾而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則宋公之欲駕齊侯以成霸者其志乃益後然也已

晉趙鞅帥師伐衛

管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世子蒯聵必將伺間闚關以復出奔晉矣及此五年夏晉趙鞅復帥師伐衛夫非欲以衛世子蒯聵不更納於戚而直納於衛哉然衛都非衛邑之比也納于戚則趙鞅猶能之納於衛則趙鞅之弗克必矣故春秋於此但書晉趙鞅帥師伐衛而止其為欲納衛世子蒯聵之故有同於戚者則略之亦聊以識趙鞅之帥師伐衛祇是其噬開而來已耳卒不知其後之還轅迄

旃所與若也做
復何庸悉論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管見春秋於閏月不言月數以是月朔後之十五日屬前月望後之十五日屬後月耳如此年之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其葬以閏月即是九月之下一月也然不得稱閏九月者以前半月屬九月則為秋後半月屬十月則為冬由此推之可知此年之叔還如齊特繫之以時曰冬即指此閏月之後半月言而齊之葬景公亦不出此閏月故上書冬叔還如齊即敢書閏月葬齊景公亦足著景公之葬正當此閏月後半月之為冬時者矣前文公六年書閏月

不告月。其不言月數。與此例同。惟彼年閏在冬十月之後則閏月全屬於冬。又與此閏月之秋冬各居其半。不能無小異焉。夫齊侯以秋九月癸酉卒。即以九月下之閏月葬。雖當秋冬易時。計之則如士之踰月而葬焉爾。何其速哉左傳言景公夫人蔡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中。惟嬖妾鬻姒之子荼。公愛之。猶在稚齒。欲立為太子。憚於啟口。及病使國夏高張立荼。置羣公子於萊。齊侯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夫國夏高張狎受景公顧託以輔荼彼羣公子之亡。其朝暮有黨。將不久。而有潛入。以圖篡。代者此其殆哉岌岌之勢。未審。討將安出。兹得更守諸侯五月而葬之制。而不亟謀殲君之宼孽也哉。

六年

春城邾瑕

管見按此城邾瑕非城鄆邑乃於魯南鄙之地瀕於邾者城之欲爲伐邾入邾之所憑藉耳管子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即可知魯之城此以制瑕名因其兵有事於邾皆得於此乘其瑕也其所謂城者亦但與時據守爲保作之保同稱軍壘言保亦作堡堡爲小城故當其衝之而亦曰城焉度惟昨五年春之城毗以表田界者如之若前定十四年冬之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冬之城漆以及哀四年夏之城西鄆豈其類與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管見鮮虞在今直隸真定府之新樂縣境北狄之類也前嘗魯昭公之十三年及十五年晉昭侯夷立未久一書晉伐鮮虞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亦狡爲思啟其封疆耳未得志晉侯踰年而卒歷頃侯去疾之十四年未嘗思有事於鮮虞也及魯之定公四年三月會諸侯於召陵侵楚五月盟皋鼬至秋七月而晉師之還自會者晉上鞅帥之

以伐鮮虞且因衛師與晉師偕還而引以為助於是晉士鞅以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將以振興荀吳之廢舉爲之扶拓昭侯之遺業也然春秋仍書伐之而已究亦何嘗得志也哉越茲哀公六年當晉定公午之二十三年晉趙鞅乃復帥師伐鮮虞者先由晉之六卿皆強荀寅屬荀吳之子士吉射屬士鞅之子二家為黨因憤於趙鞅之殺邯鄲午遂作亂以伐趙鞅趙鞅奔晉陽荀寅士吉射攻之不克乃入朝歌以叛左傳於哀之二年言晉趙鞅伐朝歌其時卽已逐荀寅士吉射而晉之所謂范中行者滅矣自是趙鞅實専晉權因營私窟其雄心所至豈不早辨分晉以邯鄲為邦而更欲並晉與荀吳士鞅所不能有之鮮虞以廣其封域哉而要之終未得志故春秋書以示譏但曰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與前三書伐鮮虞者正同

吳伐陳

管見吳之伐陳所由來蓋爲蔡也定四年蔡侯以吳子敗楚師於栢舉遂入郢及哀公元年楚未能報吳而[illegible]於蔡其保正月楚子以陳侯及隨侯許男圍蔡蔡以將楚楚師退復背楚而與吳以是而哀之二年蔡遷於州來以州來爲吳地而蔡遷之則蔡之故國凡爲陳侯從楚子以圍蔡者吳未能爲蔡報楚亦豈不欲先爲蔡以稱憾於陳乎蔡與陳壤相接吳將爲蔡伐陳由州來出師以次於蔡之故國入陳既捷而所遷於蔡者亦國也是可知伐陳之役蔡苟請之而吳亦必許之在當日之情事料不出此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管見書及齊國夏以二相同奔爲衆所駭乃使高張先之然後國夏故從而追及之也其書奔者欲罪國夏高張之受顧命而逃其君荼耳何以來奔以齊之公子陽生先亡在魯特相與舍荼而逃亟趨於魯以覲迎陽生故也其事

殆與陳乞謀之而定者因是而秋七月癸書齊陽生入於齊亦即聯書齊陳乞弒其君荼入則覺入弒則覺弒皆似惟所欲爲絕無難事者焉非適然矣至於此年以後齊之國夏高張及陳乞絕不見有因事以斥其名者其殆以羣議沸騰姑爲退避各令其子代之以當國與覲於哀十一年春書齊國書帥師伐我秋再書齊國書帥師及吳師戰於艾陵國書當是國夏之子也至傳於齊之伐我及齊之與吳戰稱國書亦並稱高無丕高無丕爲高張之子則兩之世族紀固有徵矣若夫陳乞之子爲陳恒亦能弒君豈得不與國夏之子書高張之子無丕同與齊政哉而其弒簡公壬之大逆不道與伊父陳乞之弒其君荼同而獨見於論語及左傳者特以其在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之夏故春秋有弗及云

叔還會吳于柤

〔管見〕許氏翰曰叔還以吳伐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我此年春吳伐陳此後二年春則吳伐我然則魯之使叔還會吳於柤其因以結好者豈得已哉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泇口是也吳何以至於楚地之柤殆自伐陳還師遂因略境越疆而陰以窺魯與魯開之而使叔還會吳於柤其不嫌於無因至前者魯必來帛加書以將命其書辭所稱亦必援引舊事以發端也如前襄公十年諸侯初通好於吳公得會吳於柤十四年吳亦欲締好於諸侯季孫宿叔老得會吳於向是則柤為始會吳之地其向之再會叔老與焉叔還即叔老之五世孫凡皆其所得藉口不失為順而說者以是而吳在柤叔還亦卒得會吳于柤公可不自行季孫叔孫仲孫之三卿並可不使其一以往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管見〕此年春吳伐陳夏叔還會吳于柤是必會吳子也吳子已在柤矣及秋七月而傳猶稱楚子師於城父將救陳

欲與吳戰而卒不已誣乎至其稱是歲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諸周太史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因是神其應以誇翊術士則尤近於誕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管見前之三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未得入也今年春城邾瑕特取攻邾得入之義以名其城者殆出自仲孫何忌之志也與以故此年冬之帥師伐邾惟稱仲孫何忌而已叔孫州仇不與焉

宋向巢帥師伐曹

管見前哀之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曹不服及五年夏齊侯惡宋之爭霸而伐之宋師不及曹未幾而秋九月齊

侯卒宋公之志復修乃以此六年冬使向巢帥師伐曹蓋必酬於入曹以執曹伯而役之也然此舉亦卒無功而還則向巢固與樂髡無以異矣。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管見前定公十五年夏公薨其時鄭罕達帥師伐宋宋嘗不謀有以報鄭乎緣哀公三年宋公有與齊爭覇之志遂於是年夏使樂髡帥師伐曹四年春執小邾子至五年而齊侯憤而伐宋齊侯亦旋卒故六年冬宋公復使向巢帥師以伐曹也然伐曹之事未得竟而又計及鄭罕達之伐宋者已歷七年惡得置焉若忘哉於是以此七年春別使皇瑗帥師侵鄭初不事張皇戎旅以期奪敵也姑為潛師掠境則已皇瑗宋世族與向巢之為桓族者別與樂髡之

為戕於者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管見】哀之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亦欲以納衛世子蒯聵也。春秋乃略而不言特欲陰譏其弗克納耳是時趙鞅以其師還蒯聵無所歸必仍反於晉矣昨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志圖遠略豈復能分其力以翼衛世子哉於是蒯聵私討晉卿之强惟趙魏韓三家為黨魏稍亞於趙氏乃不忍空依於趙氏之趙鞅而轉思試託於魏氏之魏曼多也值茲七年春而晉之魏曼多忽帥師以侵衛夫非因衛世子求納於衛之請即竊料衛輙之以子拒父卒以大義討之其敢仍抗晉師不謀避位以逃誅乎及入衛境而國人惑於世子欲殺其母之誣說謂是自絕於父必不可以為君乃皆為衛輙而無欲納衛世子蒯聵者魏曼多遂止不進偶帥師以侵掠其邊鄙而還是並不如趙鞅之

納衛世子而衛先納，衛得衛，輙辭其罪，而稱之，衛矣，故春秋謹之術書曰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此侵字與上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者不同，彼，出於忿，此，出輙念也。

夏公會吳于鄫

[管見]公何以會吳於鄫也。吳子期之也。去年夏，叔還會吳于柤，吳子必問公，及公年，叔還對吳子知其易與也，乃以魯為宗國將圖霸，必先結之，因即於昨年夏以指此年夏為會公之期，亦並從柤之在今嶧縣，以指鄫之亦在今嶧縣者為會公之所，故及期而公會吳于鄫也。地志嶧縣在兗州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春秋時鄫國，柤在今嶧縣泇口，必其地之屬于鄫者。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管見哀公在位及七年方十一歲豈曰能單乎亦足知此秋之公伐邾由仲孫何忌強請之也益去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叔孫州仇不與焉其卒無功故此秋之伐邾亦仲孫何忌之志乃欲假威於公使親將兵其公徒悉起而仲孫氏之私甲實先後之殆皆潛心於所城之邾瑕以伺間而動耳及秋八月己酉初未聞其圍邾也而遂入焉入邾甚迫雖邾子益不及出走也而亦遂以之來焉其入其來只在此八月己酉之一日殆以仲孫何忌見此舉之伐邾破邾而虜其君以視前與季孫叔孫之伐邾者纔及其境惟取邾之漷東田及沂西田而與盟于句繹其功不啻倍之凡皆非意願所敢必料決不可留處于邾以致生他變也乃急奉公而以其師還使復屯于所城之邾瑕已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管見此書宋人者斥宋公也前哀之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皆無功及茲七年伐由宋

公自度勢必親歷戎行然後耕爭而士卒用命乃特自將圍曹不惟伐之而已其志殆必期於入曹而執曹伯以歸也與至冬之鄭駟宏帥師救曹鄭何德於曹而救之邪蓋今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此怨必當有以報也但宋亦勁敵兩軍相當其勝負每彼此各半今乘其圍曹而帥師救之曹抵宋前鄭躡宋後夾攻之勢較易為力既可以衷恤鄭之名亦有以快復讐之願豈非計之得哉然宋以其秋圍曹鄭以其冬救曹不為後時乃及明年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則鄭駟宏之無能為亦可嗤矣駟宏鄭七穆之後公子騑之五世孫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管見迄前宋襄公欲繼齊桓稱霸嘗於僖公十九年三月執滕子嬰齊今宋景公為與齊景爭霸復於哀公八年春正

月入曹以曹伯陽歸其情事大同皆春秋所眡絕者至去年宋公圍曹書宋人今年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又稱宋公則何也經文欲互見耳其宋人非他指即此宋公是已其宋公非予辭即彼宋人是已又去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邾未嘗滅也其冬宋圍曹今年春正月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則曹亦未嘗滅也　景纂某云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滅蓋滅而復興有如陳蔡許之類與。

吳伐我

管見左傳稱吳為邾故伐魯則去年魯之入邾以邾子益來莫是為甚矣諸家多從之者徒以傳有茅成子夷鴻欲請救於吳之說遂據以為實耳然吳之強大與其汰侈忛邾子猶蔑如也曾何有於邾大夫茅夷鴻哉此而謂其能請吳師以伐魯吳亦必應而如其請殆不然也今按此下之十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夏五月公復會吳伐

今詳觀八年正月吳伐我之役則知是時吳欲伐齊而憚於魯乃因六年之叔還會吳于柤及七年之公會吳于鄫衍以師于邾以會伐齊也為魯適邾之故憤其敢齊而為吳仇伐況則此年吳始合齊而少伐我之由來也與伐邾魯之於吳且君卿進繹再會既與同好即當同惡胡以先辞吳之徵師必待其伐我而始以師會耶夫非計之晚乎是又有不然者蓋魯非不畏吳之伐我而敢於抗吳亦特欲借吳之伐我而待以謝齊云爾吳既伐我而我乃會之伐齊是實為吳所脅有弗獲已焉猶可言也若吳未伐我而我遂會之伐齊是早與吳為黨非有弗獲已焉則不可言也魯之計亦謂吳晚云乎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管見家氏鉉翁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二傳非以女

故。盡齊取六邑。要魯。以存邾。按此年夏。書齊人取讙及闡。即騁書歸邾子益于邾。及其冬十二月。又卒書齊人歸讙及闡。從可知先之取之。為魯之肆虐。而以邾子益來。後之歸之。亦獨為魯之悔過。而歸邾子益于邾矣。讙即前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之讙也。在今濟南府肥城縣。為與瀕齊之境。齊取讙而復南趨。以及闡。闡在今兗州府北之寧陽縣。距府僅六十里。府東之曲阜。即魯都。距府亦僅四十里。則齊之偪魯。為已甚。其敢出。無名之師。以肆為亢。序哉。魯自哀公即位。八年於茲。其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出其漷東及沂西田。賂之以乞盟。乃得盟于句繹。三年秋。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復背盟帥師圍邾。六年冬。仲孫何忌又獨帥師伐邾。及此七年秋。更以公伐邾。八月己酉。遂入邾。以邾子益來。魯之為禍于邾。甚有加無已。覺至此。值是八年夏。邾或以吳炎滅之。徒急之於齊。齊將何以處之。計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邾宣公並莊公穿及此邾子益。皆及事景公。今

削其以關失取疾令景公既卒立孺子荼齊國見高張陳乞相與脅弑其君荼而立陽生為齊侯國高二家專齊政因忌景公卒前之十數年幾於成霸當振興其道業乃漸邾之怨魯報假邾陵暴恃小寡之名以伸霸討此其所由為邾伐魯即事長驅直前而取讙及闡也興此所書取國亟於讙闡二邑收其土地人民之籍而置戍以守也若非即而有之後之冬十二月書齊人歸讙及闡何以謂之歸乎歸亦必言徹還齊戍而致其籍於魯乃為得實

歸邾子益于邾

經見去秋之以公伐邾遂入邾以邾子益來叔孫州仇不與事則仲孫何忌之所獨得志者及邾愬于齊齊人遂以師伐魯取讙及闡在叔孫州仇必私於季孫肥以議之以為入邾而以邾子益來非能滅邾也邾必更謀立君而邾已有君矣此邾子益之在魯特一匹夫耳其足以儲齊人之取讙及闡哉為今之計獨亟歸邾子益于邾使齊人無

可。藉口。則齊師可。不待戰而屈之。而其所取之讙與闡。從亦非能固守。卒得假為邾之公義。以濟其私也。於是季孫肥叔孫州仇主於歸邾子益。于邾而仲孫何忌。亦。無辭。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管見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齊人歸讙及闡

管見夏齊人取讙及闡為魯之以邾子益來。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又為魯之歸邾子益于邾。其。事亦與霸術

之武而討之服而合之相彷彿治以為令之歸讙及闡非
喬所利不急則先之取讙及闡亦非遂結怨於魯云爾然
自是以後踰一年而為十年十一年公
而會吳伐齊非魯之借以報怨而何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闇見杜氏預曰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
若羅網所掩一一軍皆見禽也賈氏仲炎曰取鄭師者盡俘
以歸為己有也不言敗言取敗可知矣雍丘杜註雍丘縣
屬陳留郡今河南開封府杞縣谿按杞縣為春秋時杞國

去年冬、十二月。書杞伯過卒。今年春、二月。書葬杞僖公。杞未有釁也。而鄭師適以此時報前二年之宋皇瑗侵鄭。其師當歸之。以趨宋矣。何為而至杞國之雍邱。乃致宋皇瑗之師師以取之哉。竊意雍邱必屬宋地。宋都為商邱。其北四十里、有楚邱。南四十里。有穀邱。又考城縣治東、有葵邱永城縣、亦稱犬邱。然則宋之以邱名地者多。其雍邱當在宋之西鄙。與鄭相直也。惟地志不能悉載。故無考耳。至前之皇瑗侵鄭。鄭嘗乘宋人圍曹。而使駟宏帥師救之。欲借以報宋也。卒之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鄭駟宏不克救曹。又何以報宋乎。以此而思此年二月之鄭師至宋。必為其報皇瑗之侵鄭而來也。其將不名。殆仍是救曹之鄭駟宏可不必再以名見耳。又宋之皇瑗其師師以取鄭師于雍邱者。由將及士卒殺傷而外。一將為虜。故並其將沒之不言宋俘鄭駟宏。使與後書吳獲齊國書異例。亦足推見取鄭之威甚絕無隻輪寸甲之反。問不得。仍。言將虜於師。而以其獲[illegible]國之大[illegible][illegible]也

夏楚人伐陳

附見左傳云夏楚人伐陳即吳故也江氏克寛曰陳之為國屢貳於楚而從作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鶩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弊於楚終春秋之世竭其力亦克自振而楚之暴横不道其罪益不可勝誅矣救陳之即吳自哀公六年春之吳伐陳始楚時楚昭畏吳不敢救陳則委陳於吳亦與蔡之遷吳州來者同矣及秋七月楚昭軫卒立其妾越女之子章至是歷四年為今哀之九年其夏則楚子章伐陳益自將也因特書楚人以貶之亦見與後之帥師伐陳書公子結公子申者有別一陳也吳於六年伐之楚復於九年伐之是楚章欲與吳爭陳而期楚之復霸焉耳其志必得滅陳而後已故自此及春秋之終只六年而楚之伐陳凡三也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與楚惠之八年相值續觀

哀公九年

史記楚世家所載惠八年白公勝作亂殺令尹於朝因劫楚子章置之高府欲弑之惠之從者負以逃乃免白公遂自立後得葉公及楚惠之徒共攻殺白公乃復位是爲楚惠之十年而楚子以是年復位亦即於是年滅陳而縣之此其人之微狠凶賊豈不極哉書曰楚人非徒從削爵之例殆即書稱獨夫孟子稱一夫之謂也與

秋宋公伐鄭

管見昨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服矣及此九年春役有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鄭大沮喪故宋公又亟乘此秋以自將伐鄭欲遂以服鄭也曹已服而鄭或再服則宋之謀復霸不可庶幾於成乎然但書伐鄭而止則此舉爲無功十年夏又書宋人伐鄭其宋人猶是宋公亦自將也而其無功與此九年同耳宋公豈遂繳其志哉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亦欲卒成宋公之志也至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與此九年春宋皇瑗帥師

非鄭師于郊卻前後一
織曾何預之足云耶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晉見七年秋魯入邾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illegible]取讙及闡魯歸邾子益於邾是時邾人已立益之太子革召矣魯之歸邾子益亦歸之於邾境之別邑耳。其[illegible]與革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同及邾子益已歸。未得入國[illegible]太子革不避位而逆其父邾子益焉則亦然出公輒之為也特未至如輒之以齊閔夏及衛石曼姑者。相與師師以圖戚而已故邾子益之歸于邾。雖猶之蒯聵之在戚而仍。得繼一年未見其有師師以圖之者但當父子背違君臣

乖隔而徙黔黔父居於此一旦奸人突加之禍何以堪之以是及此十年春二月所歸之邾子益復會邾兵衆存與其來奔之意詎不欲魯之克伸義討即得因以反其國終其位哉然魯之無能為大概可知自是北出奔吳又南走以奔越是並有力而無緣得假則此邾子益之奔齊其殆瑣尾流離之狀復以加甚後將莫知其所終也已悲夫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管見吳之伐齊圖霸耳諸侯之間處東偏者齊為大魯即次之八年春吳伐我非欲禍魯欲脅之以會伐齊也自是魯從吳矣又共恃齊以邾故伐魯取讙及闡雖旋歸之後何能以無怨哉故吳以此年春二月伐齊而徵師于[illegible]魯魯即會吳以伐齊也至於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稱[illegible]畏吳之伐齊惻先弑齊侯陽生以說吳其勢當不至此[illegible]者又多謂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實卒齊欲[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卻[illegible]乃偽以弑赴於吳於情亦有未安者[illegible]

有名也哉。以齊侯陽生而篡代得國，繼非手刃其君，亦居斯謂乎弒，是宜討之。其思效霸者之所以假義，以及師至齊而齊侯陽生卒，則無可問其罪者矣。乃復以古之為師不伐喪，可借以示德於齊，姑俟後之不服而更討之，亦未為晚，以見吳師遂還其。又思效霸者之所以[illegible][illegible]誠觀經文書公會吳伐齊，即聯書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判上下對說，而吳之伐齊，為陽生而興師，亦即因陽生卒而還師者，並可推見矣。

夏宋人伐鄭

嘗見宋欲服鄭以成霸，乃狃於去年春之宋皇瑗帥師得取鄭師於雍丘，宋公遂於其秋將自然伐鄭，志期於必勝，而未得，乃更以今年夏復伐鄭焉。因猶是中心之[illegible]有[illegible]。然前者宋公，而此書宋人者，亦與前此年之書宋人[illegible]嘗。八年之書宋公入曹，皆從互見之例耳。是可知此晉[illegible]人，亦非他，指即前伐鄭之宋公是已。前書宋公[illegible]

辭即令伐鄭之宋人是已。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見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齊主兵。至哀之五年夏猶書晉趙鞅帥師伐衛是未能有事於齊而姑先謀報衛也又閱五年而及茲哀之十年夏乃復書晉趙鞅帥師侵齊則亦謀有以卒。報齊矣然於衛曰伐於齊則不曰伐而曰侵是其本志已不免於沮退且趙鞅適聞吳之伐齊而思乘其獘豈不疑於晉之獨力猶未足以侵齊哉至於吳伐齊而齊侯陽生卒吳方以此還師而晉趙鞅之侵齊乃更不顧而伐其喪獨期有所俘獲此則霸者之所必不為而趙鞅竟為之矣計自襄。公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至今亦不可復見是使晉文襄創來之霸業其遺法蕩掃地以盡而中國諸侯皆絕望矣可勝慨歟

五月公至自伐齊

晉見三月公會吳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魯之為吳所驅以伐從吳者與吳共為大故其會其至春秋於魯之不得一從必焉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晉見定公十四年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即勝書公孟彄出奔鄭高氏閔謂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此為得其情者及哀公二年夏五月衛靈公卒夫人命立公子郢郢不從乃立蒯聵之子輒其時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欲以偪輒而亂衛也三年春齊國夏及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乃奔晉五年晉趙鞅復帥師伐衛是誠欲

納蒯聵于衛矣。然趙以伐衛書，則其卒之弗克納者，可知。七年，蒯聵更依于晉卿魏氏，魏曼多亦復為之帥師侵衛，是並不如趙鞅之猶伐衛也。豈足以云納衛世子蒯聵哉。則亦但書其侵衛而止耳。凡皆公孟彄之在鄭所悉聞者，亦稔知世子蒯聵之弗克納。非晉之無力，乃衛之無內應也。於是公孟彄自鄭而奔於齊。懲其所以被逐者，謂為黨於世子。而實非其罪，無以自明。今之亡在鄭已十二年，終不能無狐死首邱之意。願假齊之命以得歸於衛，則亦已屬齊侯如其請以白衛。衛許歸之。故書曰衛孟彄自齊歸於衛，稱歸其辭順而易。然非齊之前為衛輒圖，成亦莫能以歸之。故稱自焉。按公孟彄之歸於衛，必謹事衛輒以安其身，亦即陰附世子蒯聵，使得因晉以反其國也。觀此後之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則亦與前之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者，皆以納衛世子蒯聵。故爾雖魏曼多之兩從衛終未得果納蒯聵，而公孟彄則因世子之猶有黨與魏氏可依，乃卒謀納之，而搆亂于衛也。衛世紀于獲麟

之明[illegible]法衛侯輒奔魯。又明年。則爲莊公蒯聵元年。其何以教此。即據續傳求之。是時孔悝專衛政。初孔文子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通於內。使良夫於蒯聵所。蒯聵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歸請於孔姬。然之。良夫乃潛引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遂入適孔姬。孔姬杖戈而先。與蒯聵迫孔悝而强盟之。國大亂。衛侯輒懼。遂奔魯。而蒯聵立。其斥衛公孟彄之亂。說以定。謀者與。然則此年之衛公孟彄。自齊歸於衛。即爲此年。衛世子蒯聵自晉歸於衛之。緣也夫。至於續經者。於哀之十五年。稱衛公孟彄出奔齊。不得泥看。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詳見哀之六年。吳伐陳。楚不能救。陳遂服于吳。是年楚子軫卒。立楚子章。乃以昨九年夏。與吳爭陳。特自將伐之。陳

不服楚子章於蔡必滅陳而後已也故于此年冬復使公子結帥師以伐陳耳至吳之救陳　梁某案云吳不挾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襄十年之楚救鄭同蓋志在于争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胡傳謂吳以蠻夷爲稍若楚耶殊失經旨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管見去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齊不能遂謀報吳則先求釋憾于魯是爲此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之由來與其但書伐我無以辨將以魯與齊勝敗敵耳據傳言之季孫氏以冉有帥左師能用矛樊遲爲右弱而用命以三刻踰溝遂入齊軍獲其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此魯之偏勝也而齊之偏敗可知矣仲孫氏以孟孺子洩帥右師其御顏羽

欲戰而戒為右較與齊師而反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側殿以入魯士林不狃死陷公子公為與其童汪錡俱死此魯之偷敗也而齊之偷勝亦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嘗見轅頗燕懷濤塗之後為陳司徒以此年春出奔鄭春秋但斥其名曰轅頗於爵則削之是固以有罪而逃矣厥罪為何傳稱轅頗為司徒書賦陳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者鐘鼎之屬是時之國人殆以刻剝其民復擴奪其君譏之奔指其所為之大器以證他物皆不可悉數轅頗聞而懼知必得罪遂脫身以出奔鄭則謂是為國人逐之無不可者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管見〕去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吳以齊侯陽生卒罷師還欲以不伐其喪示德於齊而致齊之服吳升乃今年春而齊國書伐我是方以先之會吳伐齊而報魯也豈復於主兵伐齊之吳猶謂其不伐齊喪為德而有以服吳哉齊卒與吳相抗以故於此年夏五月吳復伐齊而魯之於齊又重激於春之國書來伐亦復會吳以伐齊也齊君簡公新立權在國高二族當國書之伐魯卒猶勝負各半若足相當其可以敵吳夫差之自將而來乎此在齊之諸臣皆未有敢以與吳決戰為籌策者惟國書欲張大強宗志圖僥倖乃杳然以死自期其從者亦每有人相屬以死故吳之伐齊初不必死與齊戰而國書之師師則踴躍直前以及之若惟恐其失吳者然然何是月甲戌既及吳而戰于艾陵齊師敗績其卒之大奔皆如亂麻之不治因之獲齊國書其將一[illegible]送並如狐豚之就縛矣齊雖長涉用而吳

之伐齊一旦足以雪讎若此夫不既侈然大得志耶艾陵杜注不見殆即艾山是已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杜注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在山東青州府萊蕪縣西北可以觀之至戰於艾陵而獲齊國書生獲也既獲國書恭惠愼而自敬故吳以予魯如傳稱魯歸國書之首于齊眞之於篋薦之以元纁加組帶焉眞書于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此爲不了語耳其意則正言天識不善哉叔國子也齊陵偪宗國而魯之會吳伐齊一旦足以釋憾若此等不亦欣然大得志耶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管見按此條書旨所以明譏衛世叔齊者意淺而其譏衛世叔齊以陪譏衛孔圉者意深也蓋孔圉卒諡文子其生前久居衛之上卿執政當其惟所欲為賞罰名教之罪人者只于衛世叔齊之出奔宋究其本末不既昭然有定讞哉據左傳所載世叔齊亦稱太叔疾初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女孔姞妻之疾復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以女孔姞還疾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其軒卑以獻于衛君恥是二者故出奔宋衛立疾之弟太叔遺孔文子復以已女孔姞為疾之妻者使太叔遺室焉方疾之在位也嘗以其甥夏戊為大夫疾亡孔文子並剪削其爵邑左翼有評語云太叔疾之奔也以淫固不為無罪矣而究皆孔圉為之也欲以女與人而使之出其妻又因不絕前妻之娣而奪已女以與其弟使之奔亡以死且為遷怒而剪其甥顛倒謬戾蔑紀悖倫尚可以謚之文乎此于譏書衛世叔齊之出奔宋得抉其深意之窮於言中者矣

蓋春秋於定哀之間多微詞此類是也更以論語證之子貢疑孔圉不得謚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則明衞之為孔圉定謚獨就其敏學好問有如是故謂之文非，概論其生平之行事者其答問之旨書不露與春秋同特春秋之辭為更微耳。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注見國之大事在戎故田之有征以給國用獨以賦為名耳稱多泥看賦字以為軍事之馬牛車乘皆出自田今所未有古亦宜然矣賦即田征之謂粟與財而已也為語猶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是哀公時之田賦果倍增為二矣而此十二年春復書用田賦者何以用之益

思田之有賦已倍增為二不可滋加其自田賦而外有若山林川澤門關市廛之屬或前因其非田而出賦非正賦比亦仍沿襲稍例而未始議加也至是乃依今之田賦為準使魯之封內若山林若川澤若門關市廛初皆有額征之賦者一切令其倍增為二與田賦同焉其斯之謂用田賦與。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管見按春秋既如其諱娶同姓而書孟子則其為昭公夫人者無可議矣何以於孟子不書夫人於孟子之卒亦不書薨耶吳氏澂曰此由魯之不以夫人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甚不倫禮況其夫人乎是固有必然者蓋魯之三家無禮其視君母亦已蔑如矣觀哀公當嗣立為君其母姒氏然定公之妾然魯之以妾母為夫人者如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其卒稱夫人薨及葬亦稱小君可不謂習以為常乎當定公以其十五年五月薨有妾

姒氏生哀公亦以七月卒初不頼其貨為君母而獨以妾禮從之卒稱姒氏卒葬亦稱葬定姒而已必三家主之也至於昭公之夫人孟子無所出於哀公為嫡祖母分尊而情不屬以此十二年之夏五月甲辰卒凡後於昭公之薨二十八年亦後於定姒之卒十三年此在哀公亦以虛名奉之尚閒而三家則尤視之蔑如也必斥言此所稱孟子者謂為孟姬同姓而通婚姻不得見以為夫人而祔於廟是何可以夫人喪之耶故前之姒氏為妾猶得以君母而從定公之謚曰葬定姒焉今孟子不得為昭公夫人則亦不得從昭公之謚以葬同是其書卒者與姒氏同而其不書葬者猶與定姒異也以此推度三家之跡夫人孟子必命魯史書孟姬卒以彰昭公之失及孔子作春秋乃復如其諱娶同姓之名而改書孟子卒耳其意亦猶論語答陳司敗之問昭公知禮初不欲辭君子亦諱之過也夫

公會吳于橐皐

管見。槖皐，杜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亭，漢之槖皐。春秋吳邑也。按此年夏五月，吳在其邑槖皐，未出境，而公特自行以就會之者，徒為必赴吳之徵。會於鄫已耳，公自十年十一年再會吳伐齊，卒得吳之敗齊師於艾陵，獲其將國書，而魯之私怨亦因以報。是必至委心聽命於吳，有不能不為其所役者。故吳之自槖皐徵公，知其必至，而公之會吳於槖皐以應其徵，亦惟恐或後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管見。鄖，杜注：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揚州府如皋縣東立發繇古發陽也，亦名古鄖。考如皋屬今江蘇之通州，近江濱海，其地僻遠，雖名古鄖，吳安得以此為會所，而使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哉。今觀去年冬十一月經書衛世叔齊出奔宋，傳謂其後之奔，殯於鄖，葬於小禘，杜注亦以鄖為衛地，然則此年之公會衛侯、宋皇瑗

於則者當。則指衛地。言再被明。作春。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凡指吳與晉之並霸也。今黃池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則亦為衛地。吳與晉並霸之志。本出於吳。而公則從而為吳代以卒成之耳。吳自闔廬入郢之後。楚不復振夫差之立。及茲已十三年。前哀公三年冬。蔡背楚而遷於州來。則既屬吳矣。哀六年春。伐陳。陳服。故九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而吳救陳也。至魯之於吳。先於六年夏。叔還會之於柤。七年夏。公復會之於鄫。吳猶未信魯之果於從齊。乃以八年春。伐我。是年夏。齊人以邾故。取讙及闡。魯欲報之。於是九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及十一年春。齊國書再帥師伐我。其年夏五月。公亦再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自是而吳之為用。亦得謂天下莫強矣。此所由有志以與晉並霸。與惟吳晉之間猶有衛焉。有滅曹而并之之宋焉。尚未得諭以其志。於是吳以此十二年之夏五月。自橐皋徵公。而公會之。公乃受命於橐皋以適衛。至秋而會衛侯於鄖。亦即招致宋皇

瑗。與衛侯同會於鄖。皆得達其所受命於吳者。公必。遂以其冬。如晉。矣。故明年春正月。公已會晉侯。並得使晉侯及吳子會於衛地之黃池。是知吳欲與晉並霸之志。公固僕僕道途。爲吳所役。以卒成之。終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管見〕宋景至此。已在位三十四年。前於哀公三年夏使樂髡帥師伐曹。有圖霸之志。四年春。執小邾子。六年冬。復使向巢帥師伐曹。七年秋。遂自將圍曹。至八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即滅曹而有之。其霸志益銳。矣。又值九年春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宋公輒料鄭之必可服也。故以其秋自將伐鄭。不克。十年夏。宋公再自將伐鄭。小不克。尚何霸之可圖哉。閱一年爲今之十二年。其秋仍以向巢帥師伐鄭。益其志。終未懈也。無何及明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則全軍盡覆。猶幸宋景之不自將猶不至如前襄公之圖霸不成。終以戰于泓之。傷股而卒。

焉。爾。

冬十有二月螽

嘗見黎氏錟翁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宜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誤以為孔子答季孫之問曰吾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失閏之道也竊以此非聖人之言所見極確再按蝝為螽子謂螽之未成者此年不書蝝生而直書螽則固既成而害稼矣如魯頌閟宮稱植穉菽麥特指秋種之菽言之他菽已收而此方穉也且已老而此方穉則當此年之冬十二月以菽麥之植未久而穉如初者乃有螽以為之害魯之民何以堪此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管見哀十一年有艾陵之戰先書齊師敗績敗績為大奔則士卒之脫走者尚多故猶得以將重於師之例僕書曰獲齊國書至前之九年春二月書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此十三年春再書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取從將微借象此其殺傷困虜幾無孑遺以全軍與一將相衡孰輕孰重豈有可分別言之者哉嵒杜注闕其地當在鄭境以向巢之帥師伐鄭必及鄭也再考嵒為山巖鄭即今新鄭縣地志載其山曰那山在縣南三十里曰抱犢山在縣北三十里曰貝茨山亦名大隗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宋向巢之帥師伐鄭起去年秋及今年春凡歷三時其屯駐之處或倚鄭之一山作營壘以自固也鄭閉城堅守不期決戰猶待其師老而徐伺隙乘瑕出而取之其環攻如田之今圍其環伐如田之掩群遮使一時同覆皆在其所必經之山下其鄭人口語紿凡自平地而指其山並統呼焉此

爲寄是則不以鄖爲鄭地之定名亦可姑附記於此以俟考

夏許男成卒

管見許以定公四年遷於容城故地國也及五年而鄭滅遂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則此哀之十三年夏卒者引乎成卒是必既滅而後仍得復者度非因楚之力不及此故汪氏克寬曰此許元公也國滅於鄭楚更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管見此哀之十三年夏會於黃池使吳與晉並霸也公成之地去年秋之會衛侯于鄖即以衛地之黃池爲會所故公先爲吳子以會晉侯晉侯許會吳子於是吳子至黃池而晉侯得及吳子以會於黃池也公之會晉侯獨欲使晉侯會吳子耳故上以一會字統之中間復用及字以明晉侯之及吳子於黃池也公會晉侯而晉侯乃及之於是兩

會始成也至去年秋之會衛侯于鄖亦即致宋皇瑗之同會者為欲使晉侯吳子之會黃池期宋公以必與故然今黃池簡衛也衛為地主其與會可不必書至宋公以此年春值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軍有憂則厭冠奉主車以素服哭於庫門外食不舉可借以辭會於時即使皇瑗如會而亦不得與臣不敢君也故但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而已吳之書子者何所以抑吳也蓋吳亦通競荊蠻其國雖大稱子制見曲禮今以此下書吳子與上書晉侯對者則侯之於子加二等非以抑吳而何哉不寧惟是吳自成公七年伐郯始見於經及該歷數君凡一百十餘年其生前書吳子者惟定之四年蔡侯以吳子敗楚師于柏舉遂入郢乃以爵稱貴以予吳哉亦謂楚之强横齊桓晉文之業不復振僅得此舉果如吳之稱子者加以創懲實足為中夏公侯伯之羞也此外則廉不削其爵而但書吳者至若其身既没當襄之十二年書吳子乘卒二十五年書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二十九年書閽弒吳子餘祭昭

十五年書吳子夷末卒定十四年書吳子光卒皆為其僭
三號若夷末之卒既削爵以正其罪尤當於其卒時各存爵
以定此罪之名吳之大惡在位已十四年僭王號如故既
皆削爵以稱吳矣而其卒亦明年獲麟之後不得書則罪
惡而終不定乃即此黃池之會特書吳子於公會晉侯之
下以點之則所以形其僭王號者並不待其蓋棺而論早
宋乃知春秋誅貴吳之無王至夫差而用意益深遠矣又
此年之會于黃池傳謂其既會而盟亦恐未然吳與楚皆
僭王號楚之先世猶有與諸侯盟者僖二十一年於鹿上
定十一年於召陵成二年於蜀其後不有聞以迄於今終
由楚之不競亦自謂楚有王號其視諸侯擬于君臣矣盟
為兄弟昏姻之誼楚何取乎降以相從而與之歃血誓言
也哉此殆僭不盟以形其汰侈耳而吳之汰侈則較楚為
尤其當其以成七年伐郯後通中國十五年書會吳于鍾
離襄五年書會吳于善道于戚十年書會吳于柤十四年
書會吳于向是吳之先世初未嘗有與諸侯盟者今夫差

畢有興乎視於哀六年書叔還會吳于柤七年書公會吳于鄫及昨十二年又書公會吳于橐皋皆不盟茲以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詳記其秋七月辛丑盟吳爭先曰周室我為長晉曰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建鼓整列以力爭之寅請視吳子見其面有墨色因將為敵所勝太子其死乎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侯是皆就下於越入吳楚出以為質鑑則況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illegible]見哀八年吳伐陳陳背楚而即吳七年楚惠王立欲與吳爭陳故九年夏楚章自將伐陳十年冬又使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之至此十三年夏更使公子申帥師伐陳蓋必滅陳而後已焉者然不能抗楚吳亦豈能數數救陳乎以是而春秋後之三年陳竟為楚所滅

於越入吳

管見按左傳所載此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越大夫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越師彌庸見越姑蔑人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彌庸之父前爲越所獲故越以其旗識之使出戰然後可來以入吳耳其時太子石止之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此又戰之餌吳使吳必後戰然後得大敗之而可以竟入吳耳已而伐于于至吳以王子地守丙戌果復戰越果大敗吳師獲吳太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胡傳云吳自柏舉以來憑陵列國與黃池之會遂及兩覇可謂强矣然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春秋於前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即在吳闔廬戰於柏舉之後此於哀公十三年復書於越入吳入即當吳夫差會於黃池之時此

其比事屬辭垂戒後世可不謂深切著明也哉

秋公至自會

管見公至自會。書於於越入吳之後。則當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時而於越已入吳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管見是年之書晉魏曼多帥師侵衞。亦。仍。欲。以。納。衞。世。子。蒯聵耳前此二年為哀之十一年其冬書衞世叔齊出奔宋衞立其弟世叔遺孔圉之女孔姞先既娶齊而復令之以歸及齊出奔宋從又以其女孔姞之嫂妻齊者使為遺之室焉由此推之則世叔齊出奔之年衞孔圉圉未卒也蒯聵十二年而及茲十三年其間孔圉乃卒圉子孔悝因以嗣其位焉孔悝久為衞上卿執政此衞輒所恃以為援與者既卒而代以孔悝權重而輕任新事屬衞輒何恃而

不恐哉。以效世子蒯聵為辭，此為時不可失，亡國恤於斯。得國於出奔，乃因請於魏曼多而求納己。魏曼多亦以為晉可從，卒許之。及其帥師至衛，衛仍不敢辭其罪以致討，將及伐衛而還。已為春秋於前之七年春一書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至此十三年秋再書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其辭無異。益由趙鞅世卿汰侈，外攜中怯，而無能為有如此者乎。此後二年，孔氏之豎渾良夫以孔悝閽卒而通于孔姬，遂引太子蒯聵入，與其劫孔悝以盟，竟得立。太子蒯聵而擁出奔魯。此何等事，而渾良夫一豎、孔姬一婦人乃得為之而成，亦復覺其易易耶？其誰實區于事外，與而不與，以主其謀謀秘計，肯始於十年夏五月所書自齊歸于衛之公孟彄與？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晉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穀梁曰孛之為言猶茀也本據物象以推孛者為彗星似帚是有取于掃矣至彗星之孛以茀中之則又取意于拂子于篲掃亦有合焉家氏鉉翁曰有星者非常之星不當有而有異之大者也前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星也亦名大火居東方七宿之中季秋九月納火則大火之為大辰不昏見而旦見是知昭十七年之冬稱有星孛于大辰者乃旦見耳至此哀公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所謂東方者特指天之定體屬東方者言即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分也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壁雖亦以東稱實為北方之宿軫則與東壁對衝為南方之宿者二十八宿依日行逆數東壁當北方七宿之終其西方之七宿接之於冬十一月皆昏見軫當南方七宿之終其東方之七宿接之於冬十一月皆旦見然則此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

有星孛于東方與前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並非無見而爲旦見一而已矣惟孛于大辰統以冬言是歲孤仲季之三月而成孛于東方特以冬十有一月書則歷躔星躔之一月而滅亦有所不同焉而夫天體之東方七宿而外仍多列星之附見於東方者經于此年書孛而不言孛于何星非無星也以孛之見東方不及大辰之心宿亦不及大辰所聯綴之角亢氐房尾箕六宿從別星之附見于東方者其名象非人所能盡辨則惟依東方七宿指是天體之東方則當時仰觀後時懸揣而孛之所在總不出此豈不尤大彰明較著也哉

盜殺陳夏區夫

管見陳之夏區夫當是陳夏徵舒之後得爲陳大夫者至此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盜殺之春秋去其爵而但書名與前書陳轅頗出奔鄭同則亦若其有罪云爾厥罪爲何由其爲盜所殺推之夏區夫之爲大夫蓋以賄濟貪殘縱

逞其威力以脅取人財貨則詩大雅所稱職盜為寇者是已豈指官言職盜之為寇視民盜而加甚於是民之回遹而有力者猶不為盜獨以夏區夫為敵與輕蔑謀而手刃之以匹夫而殺大夫可不謂為盜乎然不辭盜之名而勦于惡以為除民之害也則盜猶有辭若夏區夫無盜之名有盜之實則殺之者又以為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是為元惡法當殺無赦曾是在位在服而為彊禦掊克者乃可以不殺乎此在被殺之夏區夫死而有知亦當無辭以謝

十有二月螽

管見春秋書螽者十桓五年書秋螽僖十五年書八月螽文之八年書冬十月螽宣六年書秋八月螽十三年書秋螽皆于歲中一見也及當十五年之初税畝乃書秋螽又書冬蝝生蝝非即螽之子耶是則以一歲而兩見矣但其書蝝生而不書螽猶是螽之生而未成者耳以後襄七年書八月螽亦與宣十三年前之歲中一見同若今哀之雖

十二年北春用田賦其冬將書十有二月螽緣猶是歲中一見然涉前之書螽而止于十月者此足已異矣不容惟足據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今年復書冬十有二月螽其災疊見不聞茂前未嘗有之不為尤異乎又不當惟是歲生獨書冬十有二月螽今年則先書秋九月螽而後再書冬十有二月螽其一歲而見之異較之宣公初稅畝冬十五年書秋螽而冬蝝生仍未可以書冬螽者亦復覺其尤異而然則春秋之書螽以記災異至是災變以加矣其何以致此哉許氏翰曰此二年中書魯人事至于用田賦害農天災至于螽歲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即以傷和致異耳按是說切中天理人心聞者足為悚戒豈若史巫之妄言禨祥災應徒滋聽惑也哉錄之以為定論可也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管見春秋。于天子之田。書狩見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於諸侯之田。亦書狩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由此推之。令哀公十四年春書西狩獲麟。不繫之公。而其為公狩。亦可知矣。魯之西郊。以圃畜獸者。郎也。孫獲麟之地。傳曰大野。杜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矣。其地亦在魯都西。而稱非為圃。不畜獸以供田。事惡得直書西狩于大野哉。故但指其方曰西焉耳。且所云狩者。亦非公之正行田事也。緣其時之大野適有麟至。衆莫辨多駭怪者。頗以傳以達于公。公往觀之。而起卒徒以從。則與狩未有異矣。惟麟為仁獸。有口不齧。有角不抵。有趾不爪。其剛伏為人所可近。於是公至。遂取以歸。與獸之生獲。而可豢養者同。乃使問之孔子。言其狀。孔子曰。是乃麟也。公聞之。皆以為瑞。謂是不可終柙之知虎兕也。使縱諸大野。以遂其居遊。可矣。後不知所終殆亦信。宿而去。莫可蹤跡。與自是魯皆知為西狩獲麟也則亦已矣。惟孔子則有感焉。乃感乎爾。前襄公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其先當秋時。有麟見于闕里。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聖母出見之。當其文。以為異。遂取繡紱。繫其角。經信宿而去。時孔子未生。麟非其所得見。然玉書之文。必至今存也。其稱水精之子者。禮記檀弓言殷人尚白。周尚赤。注云。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殷亡。則金德沮矣。而孔子為殷之後。生于周。將系衰周而為素王。因取金復生水之義。以號為水精之子。即欲著其非衰周之大德所能勝乎。凡水之流與水合。至于水精。則雖江漢以濯之。豈見末無所加。又水水之濡以火爍。至于水精。則雖秋陽以暴之。亦變末不能損。是豈不見其皭皭乎。不可尚。而為素王。已哉。至孔子以殷後而系衰周死。即系于平王四十九年。之。當隱公元年者。耳周以文武成康為極盛。昭穆之下系夷王。而下堂見諸侯。則周浸衰矣。繼以厲王無道。國人畔之。厲王出奔于彘。周之衰。為已甚。而猶有宣王之克中興。是。固未嘗不復振也。又繼以幽王無道。犬戎攻之。幽王死

于驪山之下。周之衰。爲益甚。而猶有平王之遷以救東周。是。亦未嘗不復振也。逮平王之末左傳載其前數年中。鄭莊公寤生爲周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逐至周鄭交質。子馮。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其衰。及此尚能以復振乎。厥後歷桓莊僖惠襄頃匡定凡八王。及靈王二十二年。亦魯襄之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即早以其系衰周。而爲素王之任皆之矣。自靈而景及敬王三十九年。爲哀公十四年。孔子年已七十。而其春西狩獲麟。得毋即前此吐玉書之麟。復至欲使孔子感焉以成系衰周而爲素王之業乎。以此孔子弗獲已。而因系衰周之文。上溯平王四十九年之爲隱公元年始因魯史而修春秋。以訖于哀公十四年之二狩獲麟而終。中間積二百四十二年。凡中外列邦之行事。皆爲之筆削褒貶以明一王之大法。而素王之業。成焉。至春秋之成于獲麟而作亦即絕筆于獲麟。諸家多言之矣。